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十七

陽湖 趙翼 耘菴

三大遷

盤庚遷殷慮民之不願幾經詰諭猶不勝蕩析離居之
怨後魏孝文將遷洛亦慮羣下不從乃以南伐爲名發
自平城羽騎三十餘萬旣至洛陽趣前軍先發羣臣苦
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
伐當遷都於此羣臣不得已始定遷都之計蓋動大衆
興大役如此之難也乃董卓遷獻帝都長安會議之日
卽趣大駕西行令部將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
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居一掃而盡徙洛陽數百萬口

步騎驅蹙更相踐踏積尸盈路莫有敢不從者高歡以洛陽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魏帝於鄴書下三日卽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亦莫敢拒朱溫劫唐昭宗遷洛陽使寇彥卿追請卽驅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椳浮渭而下雖號泣滿路而都竟遷勞民動衆之事往往有以無道行之而克濟者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當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謝宏徵傳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散騎侍郎張續傳秘書郎四員爲甲族起家之選他人不得

與徐堅初學記亦謂秘書郎與著作郎江左以來多爲貴游起家之選故當時諺曰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緞梁武帝紀舊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後門以通立始試吏魏孝文光極堂大選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王儉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曰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爲復奪之此其大較也是以矜門第者高自標置崔悛嘗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荀伯子亦謂王融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其視後門寒素不啻如良賤之不可紊越趙邕寵貴一時欲與范陽盧氏爲婚盧氏有女其父

早亡叔許之而其母陽氏不肯攜女至母家藏避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欲下嫁巨倫姑悲感曰吾兄盛德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何敬容與到溉不協謂人曰到溉尙有餘臭遂學作貴人以其祖彥之擔糞也間有不恃門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傳爲盛德之事

羊欣傳不肯爲會稽世子元顯書勸元顯乃以家爲後車舍人此職本用

案人欣不以爲意王筠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爲尚書郎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王文度皆嘗爲之吾得此踪昔人何多所恨

而單

門寒士亦遂自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頡頏如吳達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補功曹達以門寒固辭不就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黜爲役門後立軍功啟宋文帝求復

次門其有發跡致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已爲榮幸之極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三司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微倖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復何恨會稽郡最重望計及望孝蔡興宗爲郡守舉孔仲智子爲望計賈原平子爲望孝仲智本高門而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孫奉寒賤齊神武賜以韋氏爲妻韋氏乃士人女時人榮之郭瓊以罪死其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以賜陳元康元康地寒人以爲殊賞可見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賤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爲學生先儘高

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猥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蓋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楊公則之在湘州也悉斷單門以賄求州職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諸州以爲法宋弁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爲時人所非張纘李冲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

纘爲吏部後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平出身各

有常分之詔上疏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地爲欲贊當時政李彪疏曰陛下若專以門第不審舊之二卿雖若四科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承賤樂運曰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所養而爲卿相甚至習俗所趨積重難返雖

帝王欲變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罷中書舍人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爾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

曰我便無如此何他日帝以語球欲令與之相知球辭
曰士庶區別國之常也臣不敢奉詔紀僧真自寒官歷
至尉軍府參軍主簿宋孝武帝嘗目送之曰人生何必
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其寵之如此及僧
真啟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
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敦謝瀟我不得措意可自
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命左右移吾牀讓客
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
兄慶之孫瓊之詣王僧達僧達了不與語去遂焚瓊之
所坐牀太后泣訴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
辱乃其宜耳中書舍人狄當周赴並官樞要欲詣同省

張敷恐其見輕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謐掌選詔曰江謐寒人不得等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選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發明詔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請婚於王謝也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而名地卑瑱願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從事始興王憺命庾華用之華不可憺不能折乃止後華子喬爲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梁元帝勸喬聽興話到職喬曰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乃停興話北齊婁太后爲博陵王納崔懷姝

爲妃救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歷觀諸史可見當時衣冠世族積習相仍其視高資顯仕本屬分所應得非關國家之簡付毋怪乎易代之際莫不傳舍其朝而我之門戶如故也甚且以革易爲遷階之地記傳所載遂無一完節者而一二捐軀殉國之士轉出於寒人世風至此國誰與立可爲浩嘆者也唐書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人士好尚閭閻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先宗室後外戚抑新門褒舊望右膏粱左寒賤第爲九等而崔氏猶爲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詔曰曩時南北分析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一家當朝擢用古稱立德立功立言

次卽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氏族誌頒行天下然則此風唐初猶未艾太宗固嘗欲力矯其弊然觀士廉及李義府傳謂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後房元齡魏徵李勣等仍與爲婚故望不減義府爲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凡男女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傳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中葉以後民間猶仍此風五代史崔居儉傳崔氏自後魏隋唐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子孫猶以門望自高又唐莊宗以盧程不能草文書

乃川馮道爲掌書記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則五代時猶有此風矣袁朗傳袁自漢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爲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顯察皆死難朗自以人地雖琅琊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朗孫誼亦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尙婚媾重利祿何足重哉此則以節行爲門戶較勝於勢位相高者矣

譜學

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於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是

諸學之起於周無疑唐柳芳之論曰三代多世官其後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宣成氏于官則司徒司馬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鄧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出焉晉太元中賈弼謚姓氏簿狀朝廷給以令史繕寫藏秘閣及左右戶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劉湛好其書何承天亦有姓苑

二篇湛又誤百家譜以助銓序齊永明中王儉又廣之而弼所誤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誤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梁沈約謂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在下省戶曹前

庸謂之晉籍

此即賈弼所撰者

宋元嘉中始以七條徵發于是偽

狀巧籍滋多齊設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貨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宋齊二代士庶不分實由于此梁武因沈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因賈弼舊本考誤成書凡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正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北朝雖專門者少然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

次第爲舉選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書成楊愔謂收曰此可爲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親姻至爲繁碎收曰自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則亦以此事爲鄭重也唐興言譜學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學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按唐書路敬淳傳敬淳明姓系譜自魏晉以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錄等百餘篇柳冲傳太宗已命諸儒撰氏族志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修乃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義崔湜徐堅劉憲吳兢與冲共訂先天中又詔冲等撰姓系錄開元初又詔冲與薛南金再加刊定韋述傳述好譜學在秘書私寫

柳冲姓系錄歸而諦玩故於百氏源流爲詳更誤開元譜二十卷李守素傳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嘗與論江左人物世南猶能記憶至北地諸族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譜可畏遂號肉譜孔至傳至與冲述等誤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去之說之子埶方有寵聞之甚怒至懼欲增損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爲人動搖亦見封氏闕見記此李唐重譜學之大概也其時有以私意爲高下者人輒非之許敬宗以貞觀所定氏族志不載武后本望李義府亦恥其先世不見敘更奏刪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亦得入搢紳嗤之以爲勲格又可見譜

學之嚴雖有當朝勢力不得遽爲升降也按鄭樵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文獻通考所存者不過數家矣蓋五代以後不崇門閥故此學遂不復講又可以見各朝風尚不同矣

按六朝時賈氏王氏譜學已不可考其見於唐書者曰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寶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軍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

正員郎爲丙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江左凡郡上姓爲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爲右姓

六朝忠臣無殉節者

魏晉以來易代之際能不忘舊君者稱司馬孚徐廣故王琳故吏朱瑒乞葬琳首書曰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按晉書司馬孚傳晉

武受禪陳留王出就金墉城乎并辭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宋書徐廣傳廣在晉爲大司農宋武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流涕謝晦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是興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謂知君臣大義矣然乎入晉仍受封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廣入宋亦除中散大夫抑何其戀舊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蓋自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久已習爲固然其視國家禪代一若無與於己且轉藉爲遷官受賞之資故偶有一二者舊不忍遽背故君者卽已嘖嘖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謝朓當齊受禪時朓爲侍中當

解璽脯佯不知傳詔催令解璽脯曰齊自應有侍中遂
不赴然齊受禪後脯仍以家貧乞郡爲義興太守王琨
之於宋順帝遜位也攀車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
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類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然齊
高帝卽位後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待車而步行
入宮袁昂當梁武起兵時獨拒守閤東昏死舉哀慟哭
馬仙琕初亦與梁武相抗謂其下曰我受人委任義不
容降君等各自有親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乃悉遣其下
獨與壯士數十人拒守後俱執送建康昂仍仕梁爲侍
中仙琕亦爲梁將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
爲用北史裴讓之當魏靜帝遜位執手流涕入齊仍爲

清河太守北齊傅伏守東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寬來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願卽斬之及問後主被獲乃降入周仍爲岷州刺史竇熾當隋文帝將受禪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牋勸進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禮柳機當隋文作相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然入隋仍拜衛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顏之儀當周宣帝崩鄭澤矯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不肯署詔文帝索符璽之儀又拒之然文帝登極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將受禪謂榮建緒曰且共取富貴建緒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遂赴官去及開皇中來朝文帝曰卿亦悔否建緒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建緒仍歷始洪二州刺史
陳許善心聘隋會隋滅陳禮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
於階下藉草東向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拜散騎常
侍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詔入朝伏地
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舊君卽是
我純臣也之數人者史策已載其行義以爲人之所難
曾莫有議其先守義而後失節者卽當時人主亦以爲
甚難希有而未嘗以必死爲完人如梁武於仙理之破
執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烈士周武於傅伏
亦親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此一人後俱寵之以官倚
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爲人則知習俗相

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猶不以爲怪顏常山張睢陽段太尉輩一代不過數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節義爲重實由儒學昌明人皆相維於禮義而不忍背則詩書之有功於世教匪淺鮮矣

後漢書楊彪在漢朝致仕十餘年曹丕受禪欲以爲太尉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因朝會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而後入待以賓客之禮按彪雖辭太尉仍授光祿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從駕官帶妻子

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處

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恒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

以上三事亦見隋書

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

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百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年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証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

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邨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唐初武功之盛

唐書土蕃傳贊謂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討之麗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渤海傳贊又謂渤海內外尊天子

爲天可汗蕃夷君長待唐璽乃能國一不賓輒遭夷縛
可想見當日武功之盛幅員之大也今按太宗時李靖
擊突厥擒頡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來降封北平郡
王車鼻可汗不入朝右驍衛高侃討斬之侯君集擊高
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爲延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
儉以計執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盡平突厥餘黨破突
厥泥熟匐得其首以歸蓋嘉運又虜吐火仙骨啜可汗
李勣擊滅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於是鐵
勒十一部皆歸命郭孝恪伐焉耆虜其王龍突騎施討
鐵勒九姓單騎入喻鐵勒遂縛僞葉護以降後焉耆復
立那支阿史那社爾又擊斬之社爾又與契苾何力討

龜茲擒其王訶梨布失畢其將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諭降小城七百餘又討西突厥擒其酋處蜜時健俟斤以歸楊宏禮破處蜜殺焉者王降馭支獲龜茲于闐王以歸薛仁貴討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元奘自天竺歸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國其國發兵來拒元策從者纔數十人皆歿於戰元策隻身奔吐蕃檄召鄰國兵破之擒其酋阿羅那順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雖班超傳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龜茲始徙安西都護於其地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鎮自擒車鼻可汗後突厥盡爲封疆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護府

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夢賀蘭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統達稽紇便等部黨項拓跋赤辭不剌劉師立諭降之又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以東皆爲中國地自鐵勒十一部皆歸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部爲龜林思結部爲盧山皆號都督府卽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其後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隸瀚海磧以南隸雲中高宗武后之世餘威猶振蘇定方大破賀魯於伊麗水上降其五弩失畢遣將蕭嗣業至石國擒賀魯唐地遂極西海而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

部及隣部葱嶺等國爲亂定方又擊擒之葱嶺以西皆定又平百濟俘其王義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勣破高麗執其王藏及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於是唐地又極東海矣

後仍遺藏與隣各還本國安輯餘衆

武后時猶命王孝傑擊

破土蕃復取四鎮仍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而契丹孫萬榮入寇又擊斬之傳首東都開元天寶之世高仙芝踰葱嶺討小勃律降其王蘇失利之遂平其國而大食等七十二國皆來附又討石國虜其王以歸夫蒙靈詔討突騎施斬其王莫賀達干回紇擊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來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諭葛邏

祿葉護執以獻通鑑謂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員之盛雖西漢不及也及乎安史亂後雖河北亦莽爲盜區終唐之世不能復矣

唐初多用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土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他如李光弼渾瑊裴玢等亦皆外蕃人居中國者唐制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

有唐一代內外官輕重先後不同有迴相懸絕者太宗時馬周疏云朝廷獨重內官而輕刺史縣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稱職者邊遠之任用人更輕是貞觀時已有重內輕外之弊武后時李嶠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所遣外任者多是貶累之人今請選賢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縣令刺史不加揀擇京官坐貶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筆者乃擬縣盧懷慎亦言比見官犯贓者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其人內懷白棄殉貨括克益無悛心以罪吏牧還方是謂惠奸而遺遠遠州陂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明皇時張九齡奏言今刺史京

輔雄望之郡猶少加選擇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出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爲斥逐之地或其先附會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其才刺史尙爾何論縣令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內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爲刺史縣令哉是時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以己子三人任京職者出二子於外以示近始詔褒之倪若水傳亦云時天下承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擺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

入爲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
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可見唐初以至開元天寶內重
外輕之風也及肅代以後京師凋敝俸料寡薄則有大
反是者通鑑元載當國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
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常袞雖奏加京官俸歲約十五六萬緡然風會
所積利常在外京官之貧如故唐書嗣曹王皐傳云皐
爲秘書少監上元中京師飢斗米值數千皐乞外官不
允乃故抵徵法貶温州長史李泌傳亦云是時州刺史
月俸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爲八
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謫之

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至求爲洪州別駕其節度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隨官別劇普增其俸爲實參沮而止此距開元天寶時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內輕相反一至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唐制陞殿用官女侍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呂大防疏稱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官妃女職本備內任

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東選南選

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

中銓東銓

見五代史
姚顗傳

東銓亦曰東選貞觀元年以京師穀

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高宗開耀元年以關外道途遙遠河雒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卽所謂東選也舊唐書魏知古傳帝令知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主選事甚稱職手詔嘉之又盧懷慎與知古分領東都選蘇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代宗廣德二年命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皆見新唐書東選外又有南

選其餘選之地有數處舊唐書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選使簡補交廣黔等州官百官志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爲南選如啖助傳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此置選於黔中者也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柳澤爲侍御史監嶺南選徐浩以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韋伋爲桂管觀察使管內邑長三百餘員由吏部補者十之一他皆使者量才補之此置選於嶺南者也至德元載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舊唐書興元二年劉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舉時兵荒後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又李峴罷政爲吏部尙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洪州此置選

於江西者也

唐時簿尉受杖

遜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
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
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
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
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晏爲轉
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
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鎰杖殺刺史閔邱曉嚴
武杖殺梓州刺史章綬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
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

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并可杖縣令矣
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致
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汧州別駕
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
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裴耀卿傳刺史楊攄
犯賊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縣令異諸吏今使
裸躬受笞事太過辱又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張
廷珪奏曰士可殺不可辱廷臣有罪當殺之其餘或奪
俸或收贖可也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張嘉貞請杖之
張說曰刑不上大夫若罪應死卽斬不宜廷辱以卒伍
待是其時朝臣皆以爲言然卒不問停此制也而遞齋

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剛每極諫宋均傳均每刪疑事上以爲有姦收郎縛格將杖之鐘離意傳明帝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又司農上事誤以十爲百帝召郎將笞之意自引罪卽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傳大司農劉據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孝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從而改之於是九卿無遭撲者是杖罰官僚實始於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而魏書何夔傳魏

武性嚴急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惟夔常畜游藥以死自
誓故終不見辱則官僚受杖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
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
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
多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
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
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
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
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
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

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
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
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
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時此風漸少
然宋史明鎬知并州時邊任多執袴子弟鎬擇其尤不
職者杖之是亦未嘗無的杖之制理宗本紀淳祐二年
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禁杖官吏至煩
明詔則其時帥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風尤盛
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
貴州縣官有罪則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監斷金史海
陵杖張浩蕭玉曰大臣決責痛如朕躬事不得已汝等

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時都水監高杲治道不如式烏古論元忠杖之四十上謂元忠曰六品官有罪當奏乃擅決耶然亦未聞罪元忠也張行信傳時監察御史杖罰多的決因行信力爭乃論贖洪皓松漠紀聞云余至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不肯坐乃因軍餉失期縣令破撻柳條一百簿亦受此罰故瘡不可坐又金史蔡珪傳珪爲戶部員外郎以高元鼎事牽累笞四十官贖外仍的決則耶署卿監亦不免矣宣宗紀詔州縣官雖積階至三品坐乏軍儲聽行部者決譴歸潛志趙秉文爲木虎高琪所惡奏攝南京轉運司果誤糧草當杖宣宗曰學士豈當筆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懲遂杖四十秉

文大恨則又因軍興催餉嚴急也哀宗時高琪又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許古諫不從則非誤軍餉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紀詔軍士所過毋得撻辱官吏是軍士亦嘗毆官也桑哥傳嘗以檢刷文簿答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與之抗禮趙孟頫傳桑哥專政六曹後至者被笞孟頫後至斷事官亦引受笞葉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學士亦例受杖也孟頫又嘗奉命至江南賁行省壅滯鈔法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許竟加笞責是外臺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世祖以其箠撻御史雖命省臺官論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可見官

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閹復傳復奏云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也則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書夏祥也則太祖已開其端其後寢不復用正統中奄監擅權竊以示威於是殿陛行杖遂爲故事并有荷校及罰跪之法黃尊素疏云正統正德中廷杖乃王振劉瑾爲之嘉靖萬歷時廷杖乃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今按明史亦有不盡出於權奸者正統中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瑋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或荷校或受杖固皆王振所爲成化中以科道不効馬文昇杖給事中御史李

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爲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彥徽陸崑等劾劉瑾各杖三十楊源再劾杖六十蔣欽繼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爲嘉靖中周怡沈束沈鍊楊繼盛以劾嚴嵩被杖徐應豐葉經爲嵩所搆被杖死厲汝進查宗煥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以劾嚴世蕃被杖嵩復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給事中御史於庭此固嵩所爲萬歷中吳中行趙川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論張居正奪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爲外此如景泰中廖莊章綸鍾同之被杖則以請復沂王爲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黃仲昭莊景之被杖則以諫元夕張燈也惟陸王純之被杖

則以請用王恕及諫罷王恕也吳文度之被杖則以論妖僧繼曉也張泰之被杖則以諫萬貴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則以劾李孜省也董旻之被杖則以請罷商輅也正德中以諫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黃鞏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時瑾已死則江彬等爲之也嘉靖中以爭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時張璁未當國則固帝自爲之也張選之被杖則以諫遣郭勛代享太廟其時嵩亦尚未柄用則亦帝自爲之也他如楊爵楊最之杖死則以諫服丹藥也周天佐浦鉉之被杖則以救楊爵也劉魁之被杖則以諫遣雷殿也烏從謙之杖死則諫齋醮也楊允繩張巽言之被

杖則以胡膏誣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龔懌之被杖則以劾史道仇鸞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總督郭宗臯翟鵬巡撫陳耀朱方皆以邊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黠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被杖耀方斃杖下黠僑良才等杖畢仍起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時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氈疊裹逆瑾擅權始令去衣嘉靖時尤多杖斃自古百僚之受辱無有過前明者其始權奸竊柄創此刑以脅制朝士其後習爲故事人主逞其一時之怒用之於殿廷而以爲固然朝廷旣失刑而被杖者轉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國門者海內士大夫咸希風景慕不以爲辱而反以爲榮於是國法

不足敵公論矣至大吏之杖條屬雖非令甲然亦間有
行之者正統中王來爲山西左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
不職者十人逮下獄景泰中趙榮出勘河道嘗建縣官
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爲副都御史欲振臺綱
御史有過或遭箠撻雍泰爲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
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後泰撫宣府又
以大杖決參將李稽嘉靖中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
王聯蕭鳴鳳爲廣東提學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章雖皆
以違制被劾然亦見國法縱弛外僚恃勢竟敢有行之
者今武弁猶有杖罰之例而文職則否所全士大夫廉
恥多矣

唐時國史聽隨任修撰

宋子京修唐書司馬溫公修通鑑皆修前代書隨任修撰固無碍也唐時則國史亦有聽人隨任修輯者舊唐書吳兢出爲荊州司馬時國史未成詔許以史藥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書得六十餘篇張說爲天兵大使許以國史稿卽軍中論撰及說致仕又詔在家修史令狐峘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外詔聽在外出成書元和中其子上之洮傳師修憲宗實錄未成出爲湖南觀察使監修杜元穎援張說令狐峘之例請以史藥殘課付傳師卽官下成之詔可然國史聽人攜帶究非慎重之道故張說修史於家李元紘言史館在禁

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吳兢修
唐春秋未就乞官給筆札大臣奏國史不宜在外乃詔
兢赴館撰錄而劉子元修國史會天子在洛將西還子
元自乞留東都或言不宜乃驛召至京

唐時王爵之濫

古來王爵之濫未有如唐中葉以後之甚者唐初如李
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祇封公其膺王爵
惟外番君長內附如奚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
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
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
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東之等五

王并李多祚亦王肅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開元以來無復此事直至天寶末安祿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歸仁封燕山郡王於是又有主爵之制然亦尙未濫也自肅宗起兵靈武其時府庫空竭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皆聽臨事注授有至異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難危窘萬狀爵賞尤殷嘗授渾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萬戶以下募士擊賊又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是時王爵幾遍天下稍有宣力無不王者矣大概肅宗以後封王者凡有數種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其

最著者也其功績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陽懷州之戰光弼爲統帥而列將白孝德以擒劉龍仙封侯仲莊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瑋玉封劉闢之平也高崇文爲統帥而裨將鄭定進高霞寓俱封他如陳利貞以救睢陽封柏良器以救寧陵封曹華以拔凌雲柵封王智興以取棣州封張子良以擒李錡封衛伯玉以破李歸仁封劉海賓以斬劉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要功而亦封王者如辛雲京但守太原李國臣但從光弼守河陽李元諒但守華州段秀實但歷佐三節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難杜希全以兵來赴卽封朱忠亮以四十騎至亦封李維簡以三十騎至亦封馮河清以軍仗

至亦封賈隱林隻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賊中自拔來歸而封者烏承玼勸史思明降不聽脫身走歸而封薛嵩爲史朝義將來歸而封李洎爲淄青將以徐州降而封或雖未能自拔但送款卽封者如阿史那承慶安守忠皆自安慶緒所先送款而封李愷從李希烈所上表歸朝而封是也有賊將來降而亦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卽封田承嗣李懷仙皆史朝義部將朝義敗始乞降而亦封劉悟本李師道將反兵擒師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鎮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納田悅田緒何簡之類是也有藩鎮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討梁崇義而卽封吳少誠未

叛前以獻計防崇義而亦封是也甚至符璘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悅之難而王其子以慰之路應之封以其嘗有恩於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見王爵之不甚愛惜也考其時封王者不必皆高官顯秩如王虔休封王時方爲李抱貞都虞候張孝忠封王時方爲李寶臣所屬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時亦爲寶臣牙將陳楚封王時方爲張茂昭牙將史憲誠祖道德父周洛及憲誠三世俱封王而俱爲田氏牙將段秀實谷從政封王時俱不過刺史伊慎封王時官不過別駕李惟簡封王時官不過太子諭德甚至高固本渾瑊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論惟明僚力也而亦封王仍爲論惟明鄭坊牙

將通鑑謂是時軍中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爵之高下至有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如故者今按郭子儀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若部曲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李光弼爲元帥時僕固懷恩已封大寧郡王河陽之戰稍退縮光弼卽令斬首懷恩懼遂致死於敵而張巡守雍州不過一真源令其下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可見是時爵命雖榮人皆不以爲貴卽身受者亦不以爲榮故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爵賞馭人之柄於是乎窮此亦可以觀世變也

陔餘叢考卷十八

陽湖 趙翼 耘菘

汴京始末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謂從古無都汴者不
意朱全忠凶醜忽創都於此按汴之爲京雖自朱梁始
然朱全忠由此創業其建都則仍在洛陽也天祐元年
趣昭宗遷洛以便傳禪是歲遂弑昭宗明年正月唐遣
百官至汴奉璽綬勸進全忠乃升汴爲東都洛陽爲西
都開平二年卜郊於西都三年如西都自此常居洛其
被友珪弑也亦因全忠以傳國璽付友文妻王氏往東
都召友文故友珪弑之時友貞爲東京留後遣兵誅友

珪羣臣請入洛卽位友貞曰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遂卽位於東都自此汴始爲帝京然唐莊宗入汴後仍都洛陽及明宗兵變時莊宗統兵至汴禦之而明宗已先入汴遂回洛爲郭從謙所弑明宗之建國也亦自汴至洛卽位於莊宗柩前愍帝廢帝皆都洛石敬瑭亦都洛天福二年如汴州以其地便漕運三年始升汴爲東京而定都焉郭德光亦嘗登位於此而去漢周宋皆因之靖康被遷後金封劉豫爲齊帝豫又徙都於汴後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宣宗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哀宗入蔡後崔立以汴降元自此遂廢爲州此汴京始末也

宋制武選歸吏部

文昌雜錄記御史臺言文德殿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也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自今以後視朝以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詔可此可見宋制武官亦歸吏部銓選按宋史蘇頌傳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

宋元權酷之重

榷酤本起於漢武帝之世按漢書桑宏羊建造酒之令應劭註云縣官自賣酒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劉歆曰令民賣酒以所利占而輸其和也邱濬曰雖罷榷酤猶聽民自釀而官收其稅也王莽又制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粗米二斛麴一斛得酒六斛六斗此又復武帝官酤也唐書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民私釀者抵死不絕穀數斛僅易斗酒仲舒至始罷酤錢是唐時亦行漢武榷酤之令本紀貞元二年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蜀酒戶差役則又參用昭帝以律占租之制而史策所載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宋史太祖建隆二年班造

酒麴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惟酒酤王嗣宗傳嗣宗知澶州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省斗不及七升而民私釀三石以上法當死刑太峻請照省斗定罪云云三石私釀卽入死刑可見宋制之酷矣周密癸辛雜識其先祖僑居吳興雖食醋亦必市之於官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問之則乳母所爲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又東元嘉知海陵郡禁醋甚嚴有大書於其郡門曰束手無措是宋制并禁醋矣趙節齋尹京日使沈次卿提督十三酒庫次卿令拍戶於本府納錢給由詣諸庫打酒聽自擇所向歲終則合諸庫所售之多寡而殿最之故課增而人無怨此宋時官務賣

酒之大概也夷堅志鄱陽民許二多釀酒而日輸官課
稍以致富則又有聽民輸課自釀如漢昭之制以律占
租者至趙開在蜀以軍需亟乃變法麴與釀具皆官自
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
雜用二十二文多寡惟錢是視不限以數一石米不過
釀酒二石餘而先須輸課三千餘文則當日酒價之貴
可知較杜甫詩所謂一斗酒費三百青銅錢者覺唐制
尚甚輕也

然宋史洪擬疏云釀權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贖大官則限公行沽
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祇及孤弱也則權酷之弊又不止廢制民貧論已

元人劉詵作萬戶酒歌云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秫
江東烟務中稅增價愈貴舉盞可盡官緡千則元時官
酒之貴更甚於宋以今日較之始知太平之世人人得

有生之樂蓋千百年來無此歡暢矣

宋人好名譽

歷朝以來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雜說層見疊出蓋其時士大夫多尚名譽每一鉅公其子弟及門下士必記其行事私相撰述如王文正公遺事丁晉公談錄楊文公談錄韓忠獻遺事及君臣相遇傳錢氏私誌李忠定靖康傳信錄建炎進退志時政記之類刊刻流布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錄之類揚光助瀾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蹟傳世者甚多亦一朝風尚使然也

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

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

定徙雍邱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仲淹由蘇州徙許州
范鎮由蜀徙許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
公由吉徙穎二蘇由眉徙穎及陽美司馬溫公由夏縣
徙洛王文正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
康節由范陽徙洛朱華齋由新安徙建安前明如李東
陽本茶陵人致政後遂家於京師楊一清雲南人家於
鎮江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唐臣有薛廷老又范傳正字西老此偶見也宋人字名

則好用老字共以爲名者如胡唐老唐時史王同老王堯臣之子見

富商孟唐老宋末人與元兵戰孟元老作東都舊事者蘇元老蘇轍族孫見轍傳王廷老

字伯歐見劉乘 **陳朝老** 太學生見何義中及蔡京傳 **趙學老** 趙野之子見野傳 **杜莘老** 宋史

王渙老 王同子見 **胡唐老** 前之會孫 **劉唐老** 見任伯雨傳 **高商老** 見劉德

老 見李以上俱 **李商老** 公孫孫見 **曹醇老** 見黃廟 **俞馮老** 見張雪

鄭唐老 見陳 **李漢老** 見陳 **其以爲字者尤多如孫莘老** 名

劉莘老 名 **許崧老** 名 **趙德老** 名 **李延老** 名 **吳敦老** 名 **錢**

醇老 名 **彭巖老** 名 **彭宜老** 名 **張賓老** 名 **呂安老** 名

胡茂老 名 **薛直老** 名 **黃通老** 名 **程冬老** 名 **李漢老** 名 **薛**

德老 名 **張渭老** 名 **徐商老** 名 **程惠老** 名 **李商老**

潘邠老 名 **吳才老** 名 **俞秀老** 名 **錢正老** 名

清老 名 **尹商老** 名 **陸蒙老** 名 **錢正老** 名

其他如夷堅志所稱呂辨老張茂老鄒圓老安行老

何國老楊吉老則未知其爲名爲字也

宋南渡世家多從行

宋南渡時凡世家之官於朝者多從行如韓肖胄倪胄皆琦之曾孫也王倫旦之裔孫也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後也常同安民之子也晏敦復殊之後也曹友聞彬之後也葉石林記南渡後詔隨駕官員攜眷屬者聽於寺廟居住

南宋將帥之豪富

唐中葉以後爲將帥者皆授節度使之職征斂生殺皆在其手其富侈固宜宋以文臣知府事賦稅有經稍革方鎮聚斂之弊矣然南渡諸將帥之豪侈又有度越前

代者觀宋人玉照新志夷堅志駕幸張府紀略等書可
略見也張俊歲收租六十四萬斛偶游後圃見一老兵
晝卧詢知其能貿易卽以百萬付之其人果往海外太
獲而歸高宗嘗駕幸其第俊所進服玩珠玉錦繡皆值
巨萬自宰相以下俱有贈遺延及其孫鑑園池聲伎甲
天下每宴十妓爲一隊隊各異其衣色凡十易始罷客
去時姬侍百餘人送客燭花香霧如遊仙窟而楊和王
建第洪福橋欲以西湖水環其居奏於上上令密速爲
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連夕濬成有故人自北來
投者楊遣人押就常州本府莊內支一百貫與之密遣
人偕往代郡爲之置田千畝謂之曰當今兵革不用無

可立功名和王遣來代辦生事耳其女適向子豐於湖州以妾所生子秘爲己子報王王卽撥崑山良田千畝爲粥米資偶閒居郊行遇相字者楊以拄杖於地上一畫令相之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也楊喜卽判五百萬令詣司帑取錢司帑靳之謂楊曰王已開王社何用復相恐滋物議楊益喜卽以五百萬與司帑者韓忠武偶遊湖上遇李晦叔改秩來京而失舉牘坐冷泉亭嘆息王詢之具以告王乃問其姓名階位明日使吏填一舉牘送之仍助錢三百千至王之子孫遷於蘇者買滄浪亭價百萬其他可知是營財殖產卽賢者猶不免也惟岳忠武之籍沒也僅金玉帶數條及鎖鎧兜鍪銅弩鎖

刀弓劍鞍轡布絹三千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
數千卷孝宗時追復官爵令給還原資主者具當時沒
入之數共九千緡則忠武不特忠義過人卽其治家小
節亦加人數等矣陸放翁入蜀記至金陵晤秦檜之孫
侍郎伯和訪其家事則謂家門衰替歲入不過十餘萬
緡漸愛生計窘迫以十餘萬緡之歲入已謂家門衰替
則其前之豪富可知此又權奸之瘠公以肥私固不足
貴矣嘗記宋人野史紹興中有以功臣財產爲言者高
宗爲下詔曰南渡之初州縣皆盜賊所據命將征討朕
當時矢心自誓但期克復地土而賊之子女玉帛惟諸
將所欲爲然則諸將帥之富蓋多獲賊所得而岳忠武

破賊最多資產獨少則其平日狗國忘家尤非諸將所
可及也

宋元追褒古賢

累朝有追崇前代名賢者如唐初加號老子爲元元皇
帝明皇加號莊子南華真人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
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宋神宗封馬援忠顯王徽宗時
封莊子微妙元通真君列子致虛觀妙真君元成宗封
伍員忠孝威惠顯聖王英宗封諸葛亮威烈忠武顯靈
仁濟王文宗封漢長沙王吳芮文惠王泰燭郡太守李
冰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英烈昭惠靈顯仁祐
王泰定帝封柳宗元文惠昭靈公順帝封張飛武義忠

顯英烈靈惠助順王郭璞靈應侯周處英義武惠正應
王曹娥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危全諷南庭忠烈靈
惠王此但爲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唐太
宗征高麗過比干墓贈太師追謚忠烈此爲表彰前賢
之始宋真宗錄周世宗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銀
後所以興滅繼絕又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後授以官
仁宗錄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後授以官而長孫無忌
後再蒙追錄神宗錄魏徵狄仁傑後又以徵後名正道
者特免試卽註官而段秀實亦再蒙追錄又封程嬰爲
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封屈原爲忠潔
侯世近者官其後世遠者崇其封勸忠表德可謂厚矣

元世祖追封伯夷昭義清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宋徽宗已討伯

夷清惠侯叔齊仁惠侯

屈原忠節清烈公順帝封微子仁靖公箕子仁

獻公比干仁顯忠烈公亦所以昭曠典至如追謚杜甫
爲文貞公劉蕡爲文節昌平侯又前朝所未及者也昨
閱邸抄我

皇上以明臣熊廷弼袁崇煥盡心於所事而以冤死

特命訪其後人官之夫宋代之追錄唐臣後猶第以其
賢耳如熊袁二臣則嘗抗拒我朝者

皇上不惟不介意轉嘉其忠而錄其後曠蕩之恩更高
出前代萬萬矣

元初本不欲取宋

宋史謝枋得傳郭少師從癘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毋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張晏然上書乞斂兵息民詔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之使乃至亡國因相與慟哭此蓋當日實事也今按宋元交涉之事元世祖以前姑勿論方世祖爲皇弟時攻鄂州也賈似道密遣宋京詣軍前請稱臣納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二十萬匹兩世祖適聞憲宗之喪遂許之而引兵北去是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出靜江由宋境北歸似道使夏貴截其殿後卒百七十人輒以大捷告舉朝不知有和議之說也世祖旣立欲修好乃遣郝經來徵前日之約似道方以援鄂爲已

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於真州館時李璿在濟南

李全之子降於

元請發兵南討世祖猶以方通和議諭止之又數年南使不至乃命阿朮南征襄樊又六七年樊陷襄降始命伯顏大舉旣克鄂州引兵東下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降大兵入建康勢如破竹然世祖猶命緩師伯顏頓兵建康身自入朝力言可取之狀世祖始許之而又遣廉希賢嚴忠範先來諭至獨松關爲守將張濡所殺而兵乃不可解矣使當世祖自鄂引還後卽通和定約不渝宋祚或多延數十年未可知也則似道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元時疆域之大

元時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起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師次鉄門關又命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等分兵攻玉龍傑赤馬魯察葉可等城十七年攻木剌義國渡撈撈關河與太祖會于塔里寒寨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

角端始班師

邪律楚材傳帝西征至鉄門關有一獸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是名角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

師太宗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擒其長八赤蠻

蒙哥也

有欽察部者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俗勇猛青目赤髮蒙哥破之其衆入赤蠻逃海島蒙哥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進擒之南憲宗二年命太弟忽必烈征大理諸

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

王旭烈兀等征西域八年旭烈兀討平西域諸國又西

渡海轉戰萬里遂以旭烈兀留鎮之

郭實玉傳其孫侃從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魯國下一百

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達部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亦爲僞所破
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浪國及石羅子等十
餘國得城以千計元人而世祖即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

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旣至忒刺分三道進
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
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憲宗八年世祖奉命攻
鄂憲宗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兀良合台由
橫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圍潭州遂至鄂與世
祖會其時尙未得南宋地宋人方防蒙古于北而蒙古
兵忽自南來舉國皆駭則以蒙古先得西域已入據大
理也其後元順帝北歸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雲南尙
遣使通漠北明祖使王禕至滇會有北使亦至遂逼梁

王吉禱其時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可見蜀以外尙是元地則元之疆域可想矣

或謂元初起兵每得一國卽封子弟王其地故雖易代而其子孫不絕今按憲宗封諸王旭烈兀于富浪國遷合丹于別失八里遷蔑里于葉兒的石沙邏海都於海押立遷別兒哥于曲兒只遷脫脫于葉密立未知今之渠長尙是所封之子孫否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尙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卽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

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于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浸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今以諸書考之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后妃公主無不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立帝師獨專席隅坐或降詔褒答則字以絡珠爲之御寶以珊瑚印之奉使而出乘傳累百所過供億無敢慢比至京則假法駕半仗爲前導省院臺官並往迎禮部尙書專脩祇候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也自世祖崇帝師入思已卽於殿上置白繖一頂泥金書梵字于其上每歲二月望日迎繖周遊皇城撥鼓手百二

十人殿後軍五百人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掌供幛幡寶蓋凡三百六十壇每壇掌執二十人鈸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供金門大社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供大樂四百人興和祥和二署掌雜扮男女角戲三百人儀鳳司掌漢人回鶻河西三種細樂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諸執役者皆官給鎧仗袍服出宮由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至厚載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結綵樓觀焉夏六月上都亦如之此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也至元七年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二十一年立大法輪於大內高百尺二十五年萬

安寺成佛像。壁皆用金爲飾。二十六年。萬安寺置梅檀佛像元育。元年。用薄斂等庫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至大三年。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命丞相脫脫兼領皇慶元年。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英宗初。給鈔千萬貫。建壽安山佛寺。又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於其內。命拜住董其役。又作金浮圖於上都。泰定三年。建大天源延聖寺。又建殊祥寺於五臺山。天二年。建大龍翔集慶寺。給鈔萬錠。命阿榮趙世安督造。至順初。命修鉄幡竿佛寺。賜金百兩。銀千兩。鈔萬錠。後至元二年。改燕帖木兒居第爲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至正六年。復立大護國仁王寺。凡貸民錢二十六萬餘錠。

十四年建大壽元忠國寺於清河此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也中統三年作佛頂金輪會于聖安昊天二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至元二年詔各路設三禪會七年大修佛事於瓊華島九年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三年設資戒大會於開元寺十六年勅僧一百八人卽聖壽萬安寺設齋圓戒二十二年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藏佛事于萬壽山二十四年作佛事於五臺山三十三會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坐靜于大護國仁王寺凡五十國會二十六年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二十七年繕寫金字藏經成凡用金三千二百餘

兩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人至大元年啟水陸大會于昊天寺延祐五年敕書金字藏經用金三千九百兩至治元年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十二萬貫三年詔天下諸司集僧誦經十萬部又于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等寺及金山寺五臺山萬聖祐國寺建水陸大會泰定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壽安山三年乃罷又以順宗皇后忌日飯僧萬人造金寶蓋藏舍利至順元年作佛事於仁智殿歲終乃罷又命江浙印佛經二十七藏遣使賫黃金二千兩詣杭州書佛經尋又詔以泥金畏吾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并大乘經一藏至正七年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十四年命加喇麻選

僧百八人修桑思哥兒好事先是至元中內廷佛事之
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
百有餘延祐四年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麪四十
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
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以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萬頭易
以蔬食則未改制以前每作佛事日用萬羊
此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也中統初賜慶壽海雲
二寺陸地五百頃至元六年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
二十七年立江南營田提舉專掌僧寺貲產元貞初勅
上都大都從前所撥賜大乾元寺大興教寺大護國仁
王寺酒店湖泊官爲征收分給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
府爲崇祥監立規運都總管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大

德五年賜興教寺地一百頃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萬安寺地六百頃南寺地百二十頃皇慶初賜大普慶寺腴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置汴梁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專掌諸寺貲產賜崇福寺河南田百頃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普慶寺益都田七十頃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雜綵萬匹置都總管府司其歲入又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千兩袈裟二萬襲泰定三年賜殊祥寺田三百頃大天源延聖寺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首臣言世祖建大宋玄宮敬等寺賜承業已屬虛費成宗又賜大壽萬寧

寺較前更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抑又甚焉

大歷二年市故宋全太后田爲大

承天護聖寺永業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

業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百頃賜大承
天護聖寺遣大禧院監蔚州廣靈縣銀礦歲入歸大承
天護聖寺至順二年詔景東府歲出金五千兩供上都
洪禧崇壽寺後至元七年又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
頃給大承天護聖寺此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也
至楊璉真珈發掘宋諸帝陵寢底平民不輸公賦者二
萬餘戶并佔民五十餘萬爲佃戶大德中始放爲民白雲宗總攝
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上都開元僧強奪民薪民訴
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遽率黨持白挺入公府隔
案引壁搗諸地曳歸幽之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
竟赦免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見八刺妃爭道拉妃墮

璽撲交下事聞亦釋不問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毆西僧

者截其手詈者斷其舌

仁宗時在東宮奏罷之

又每作佛事輒得賄奏

釋罪囚如元貞初釋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凡奴婢

殺主妻妾殺夫皆得貨緣倖免率以爲常

皇祐中御史臺言其弊始禁之

此

其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也由此觀之朝廷之政
爲其所撓天下之財爲其所耗說者謂元之天下半亡
於僧可爲炯鑒云

按北史後魏孝文帝時沙門統雲祿奏平齊戶有能
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戶又請民犯重
罪者以爲佛圖戶供諸寺灑掃詔許之此又有元僧
寺占田脫罪之濫觴也

元制蒙古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時蒙古色目人聽就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
阿里海牙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廼顏隨其兄宦遊而
居浙之鄞縣薩都刺本客失乃蠻氏而爲鴈門人泰不
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
其父始居廬州省乃台本禿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
鐵木祿本亦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台氏以
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
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鐵連本乃蠻人而皆居絳州孟昉
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紇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
伯顏師聖本哈喇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

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趙榮其先本西域人元時入中國家閩縣遂爲閩人如此類者甚多顧嗣立元詩選所謂元時漠北諸部仕於朝者多散處內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從官南方者多不歸遣使盡徙北還可見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處他邑不寧惟是更有與內地人聯姻者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乃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按遼史太宗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姻則遼時已有此例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姻乃詔互遷其久任者又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杭州遂姓李字庭瑞丁爲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蘇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在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官者如賀勝郭顯人字伯顏楊榮耳只及來阿人非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北人猶不準

本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榮兒亦本寧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懷
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謝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基公重益都人而其子
名忙古台事俱見元史亦一時風尚也至如賈吉刺本大興人皇子掩衛以其婦
賜此名楊寶因不花本播州土官世祖以其婦附特賜以國語爲名此又出于特賜
者明史楊璟傳元末有廣西土官岑伯顏可見元時土官多
有以蒙古籍爲名者蓋又因播州之特賜而諸土官皆效之

元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續宏簡錄記元人名氏相同者甚多有九
伯顏一爲世祖時平宋功臣一爲世祖時江西左丞一
爲成宗時河南平章一爲武宗時駙馬一爲文宗時左
丞相一爲文宗時河南行省丞相一爲順帝時右丞相
一爲順帝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中書平章十三脫
歡一爲太祖五世孫安定王一爲太宗侍臣一爲憲宗
時扎刺兒部人一爲世祖時福州達魯花赤一爲駙馬

木安傳一爲武臣苦徹子一爲成宗時參知政事一爲丞相哈剌哈孫子一爲叛王合丹孫一爲仁宗時西臺中丞一爲泰定時詔書侍御史一爲文宗時湖廣平章一爲順帝時僉樞密院殉難膠州十五脫脫一爲烈祖曾孫一爲憲宗時皇族一爲蔑里乞部長一爲世祖時千戶一爲功臣劉國傑子一爲木華黎元孫一爲康里國族一爲仁宗初遼王一爲仁宗時雲南王一爲英宗時南臺御史大夫一爲泰定時中書叅議一爲順帝時右丞相監修三史一爲順帝時翰林承旨一爲至正中知樞密院事一爲至正中萍鄉州同知殉國難

前明有兩北京

明史洪武初取河南州郡乃詔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府爲南京而以故元都爲北平府及永樂元年乃以北平爲北京設留守而開封府北京之名遂廢十八年遷都北京詔改京師金陵爲南京而以北京爲京師洪熙元年仁宗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正統六年定都北京乃詔文武諸司悉去行在之稱

明初用人不拘資格

古來破格用人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如漢武帝之於公孫宏唐太宗之於馬周固史不絕書然未有如明太祖之不測者嘗語吏部曰資格爲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故官職所加多出非望洪武十一年由布

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經明行修之士三千七百餘人各授布政使叅議等官此其大較也今按明史各傳如錢唐由布衣以明經對策稱旨擢吏部尚書秦約以文學召試愼獨箴第一擢禮部侍郎曾秦由秀才擢戶部尚書嚴震直由糧長擢通政使叅議丁士梅童權皆以秀才擢知府李德以孝廉擢應天府尹陳思道由主事擢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擢禮部尚書詹徽由秀才擢都御史呂震由監生擢山東按察使端復初由經歷擢刑部尚書黃福亦由府經歷擢工部侍郎楊靖由吏科庶吉士擢戶部侍郎開濟官國子監罷歸擢刑部尚書翟善由文選主事擢本部尚書馮堅由典

史擢僉都御史李仕魯由府同知擢大理寺卿王尙賢
由寧遠尉擢廣西叅政鄒俊由祥符丞擢太常卿元善
由靜寧州判擢僉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陽令擢刑部侍
郎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鮑恂余詮張長
年等又皆以明經擢文華殿大學士蓋當開國之初急
于求才且以官爵聳動天下故有此不次之舉而一時
人才亦卽出其中經濟名行皆卓然有以自見固知天
下之才惟上所取非資格所能盡也然一時識拔亦未
必盡得其生平故亦有不旋踵輒敗者帝又威斷不測
稍不稱意誅謫隨之胡藍二黨外諸臣之以小故陷重
辟者指不勝屈故解縉上書謂進人不擇賢否所謂取

之盡錙銖殺人不論情罪所謂用之如泥沙也成祖時
猶有破格之事如永樂十八年擢人才布衣馬麟等十
三人爲布政司參議等官又陳濟以布衣召修永樂大
典卽授爲都總裁官洪宣以後率循資格惟正統初張
鳳由刑部主事超授本部侍郎而已景泰中俞山由舉
人擢吏部侍郎俞綱由諸生擢兵部侍郎皆入閣預機
務則又因藩邸舊恩之故蓋資格既定天下之才亦遂
胥出於是非必資格外別有非常之才爲網羅所不及
也

有明進士之重

唐宋以來最重進士其所謂舉人者不過由各府解送

仰赴禮部試如今生員欲試鄉闈必先由學使錄送也

舉人試禮部不第仍須再應鄉舉

詳見舉人條

本無可入仕之

路至前明始有舉人三次會試不第卽許赴吏部就職之例部中另立班銓註自此舉人得登仕籍今會試三科不中式者就部揀選猶是前明遺制也然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爲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卽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邊遠簡小之缺其陞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爲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卽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

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歷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

顧寧人謂萬歷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爲進士集中下爲舉人缺最下爲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曠西雲貴不以

處之以此爲餘曹一定之格

明史邱樞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

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尙矣陳新甲傳云終明之世乙榜至尙書者二人宏治中賈俊崇禎中陳新甲

至巡撫者隆慶中海瑞萬歷中張守中艾穆而已

按宣德正統成

化間乙科尚有至大官者如魏驥年官皆會試副榜至尙書石瑄山舉人至尙書楊信張驥彭誼皆由舉人至運撫新甲傳別云乃中葉以後事也蓋魏驥諸人多永樂宣德中舉人其時尚不拘資格故得進身迨甲科盛行而曠等官位已崇故不能屈抑耳

至崇禎中破格求才舉人

中凡得十人自新甲外邱民仰宋一鶚何騰蛟張亮以

忠義著劉可訓以武功聞劉應遇孫元化徐起元邱禾

嘉皆以勤勞顯

見宋嘉傳

而明已末造矣是時朝廷方破格用

人而吳執御以兵事急猶請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

賜璽書俾練民禦寇

見魏卿傳

可見風會所成見聞久習雖以

朝廷風旨且不能驟變也厥後牛金星以舉人降李自

成勸自成重用舉人賊所至獲舉人輒授以官有舉人

李得笥者被執不屈死或告賊曰此舉人也賊將懼棄

其屍而去金星之令如此說者謂其久困乙科故藉是以洩憤云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

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明史萬安傳成化七年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於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并戒初見情意未洽勿多言及期時輅及安同進見甫奏一二事安遽呼萬歲欲出時等不得已亦叩頭出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爲萬歲間老自是帝不復召見大臣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帝安輒止之按尹直入閣乃成化二十二

然則自七年召見時輅後至此十五六年未嘗與羣臣相見也徐溥傳宏治十年帝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謝遷而議諸事賜茶而退自成化間憲宗召對彭時商輅等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謂爲盛事然終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云云是成化七年至宏治十年兩朝天子與廷臣不相見且二十五年也劉健傳帝自召對健後閣臣希得進見及是在位人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除弊遂召健等時時進見左右竊從屏間聽但聞帝數稱善計是時已在宏治十五六年間閣臣始得頻見未久而孝宗崩武宗嗣位初與劉瑾等八人昵繼與江彬等昵色荒禽荒南北遊涉至使谷大用等守居庸不許

羣臣出諫則其時廷臣之不得見更不待言世宗初亦
尙勤於治然鄧繼曾傳云嘉靖三年帝漸疏大臣政率
內決是臨政未久卽已疏大臣也十一年正月祈穀郭
勛攝事則郊祀已不躬親也二十一年因宮婢之變移
居西苑則并大內亦不復入也丁汝夔傳俺答薄都城
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奏禮部尙書徐階固請乃許
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
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按是時嘉靖二十
九年本紀特誓始御殿明乎前此未嘗見羣臣也以後
亦更無有召見之事穆宗嗣位臨御日淺周宏祖疏言
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鄭履亦疏言

陛下御極三年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不是隆慶
初已不復見大臣也神宗初年猶有召見大臣之事張
居正傳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畢以給事中所陳災傷
疏奏上又居正服闋帝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自萬曆
十七年以後漸不復見廷臣本紀書是年三免陞授官
面謝自是臨御遂簡王家屏傳云家屏服闋召入閣三
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帝乃于萬壽節強一臨家屏又
請勤視朝帝爲一御門自是益深居不出家屏疏言臣
一歲間兩覲天顏而已按家屏服闋入閣十七年事也
本紀又書十八年正月始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出
皇太子見之七月召見閣臣議邊事

萬國欽傳萬曆十八年以大
器赤諸部犯邊帝召見申時

行等子皇極門
蓋卽七月中事

一歲中兩見閣臣至特書之以爲異事十九
年四月享太廟自後廟祀皆遣代則十九年以後太廟
亦不親祭矣二十四年大學士趙志臯請視朝發章奏
不報直至四十三年以挺擊事起始召見羣臣於慈寧
宮蓋自十七八年至此凡二十四年羣臣始得一望顏
色耳馬孟正傳萬歷三十九年怡神殿火孟正疏言陛
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恃
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吳道南
傳萬歷四十一年道南以大學士入閣故事廷臣受官
先而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
不敢入同官方從哲以爲言帝令先視事迨挺擊案起

慈寧宮召見羣臣道南始得一見自是亦不得再見云
本紀又書四十七年羣臣請視朝行政不報四十八年
南京科道言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
將有陸沉之憂亦不報則自四十三年挺擊事一見羣
臣後終神宗世不復有召見之事也光宗短祚僅于彌
留召見劉一燝等熹宗童昏爲權閹所蔽固無論矣統
計自成化至天啟一百六十七年其間延訪大臣不過
宏治之末數年其餘皆嫌遠堂高君門萬里無怪乎上
下否隔朝政日非神宗初卽位高拱請絀司禮權還之
內閣是內閣且聽命于司禮監矣倦勤者卽權歸於奄
寺嬖倖獨斷者又爲一二權奸竊顏色爲威福而上不

知主德如此何以尙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

萬歷中不惟不見羣臣又有聽大臣自去而不問者
本紀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
九年十月戶部尙書趙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正月
吏部尙書孫丕揚拜疏自去九月大學士李廷機拜
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孫瑋
拜疏自去九月吏部尙書趙煥拜疏自去四十二年
七月禮部侍郎孫慎行拜疏自去朝廷既不聞追留
又不聞詰責聽其自來自去而不問古來所未見也
按三十五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

不宜聽其自法則三十五年以前撫按官已有投劾
自去者不自三十七年始也